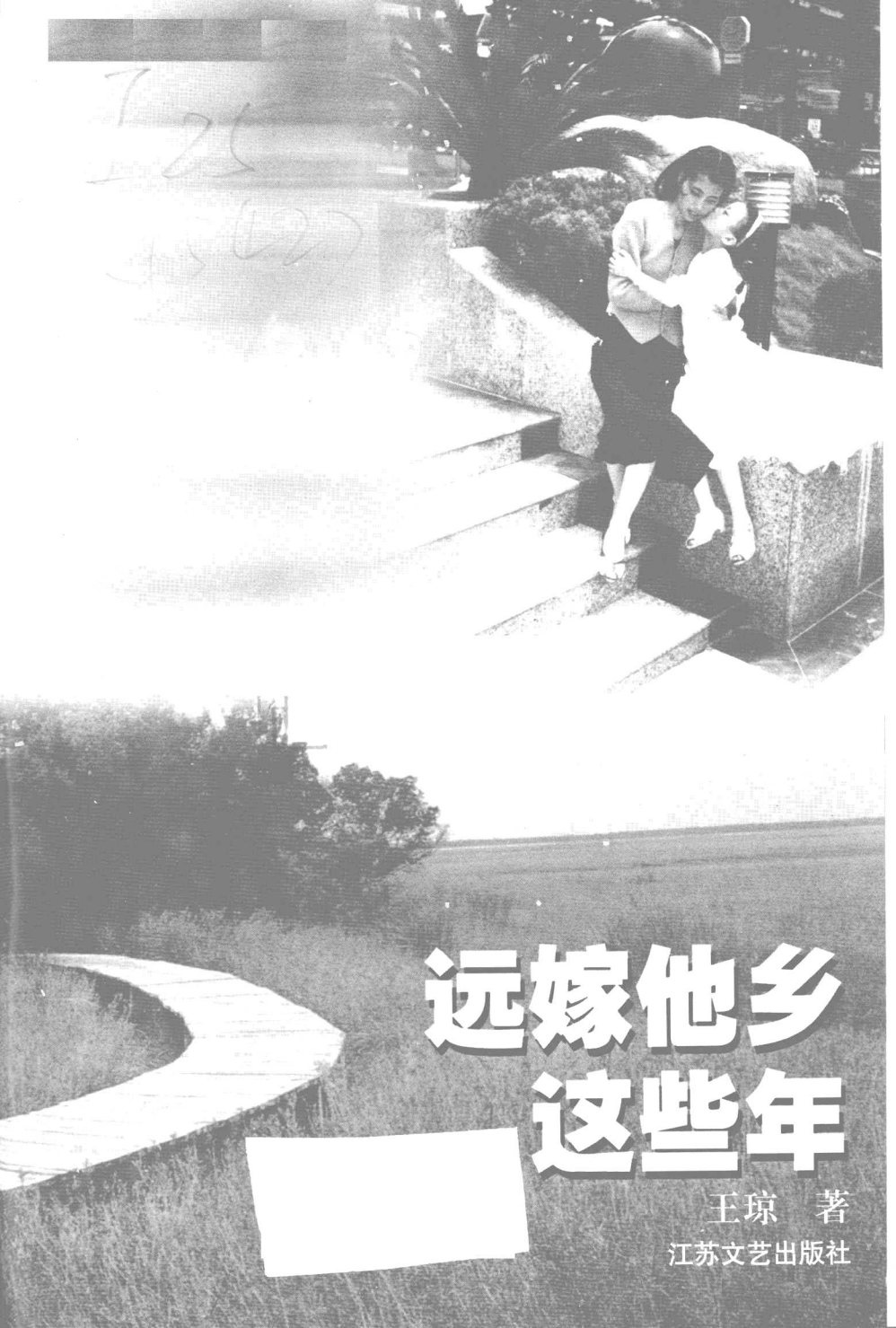


远嫁他乡

这些年

王琼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远嫁他乡 这些年

王琼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远嫁他乡这些年

作 者：王 琼

责任编辑：高思源

责任校对：高思源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广陵文化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2 印张 5.125

字数 100,000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200 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1159—X/I·1079

定 价：7.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	离乡背井.....	(1)
二	故乡情事.....	(7)
三	昆明之恋	(11)
四	喜爱学校	(16)
五	初为人母	(23)
六	我要自立	(25)
七	回娘家	(27)
八	再返江苏	(28)
九	第一次起诉	(38)
十	第二次起诉	(41)
十一	人间有爱	(47)
十二	与文学结缘	(57)
十三	生活是铁	(64)
十四	年啊，年	(68)
十五	拒绝“爱情”	(74)
十六	漂泊中的驿站	(77)

女儿，我想你	(80)
不老的爸爸	(84)
把心寄给妈妈	(87)
想念姐姐	(90)
电话那边	(93)
回家	(95)
一个人的日子	(98)
雨的遐思	(100)
绿草地	(102)
长江，我永远的朋友	(104)
上街	(106)
逛夜市	(108)
氛围	(110)
不愿提笔——写给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114)
身影	(116)
创业的日子	(121)
人情世故	(124)
冬香老师	(126)
宿迁姑娘小云	(128)
您好，出租车司机	(130)
老故事	(132)
闯海的人	(135)
天堂没有月亮	(138)
昨日的朋友	(141)
毕业啦	(143)

故乡的风.....	(145)
留一份真爱在心中.....	(147)
冬天.....	(149)
又是明月中秋时.....	(151)
希望.....	(153)
小村.....	(155)
后记	(158)

一 离乡背井

“呜”——。

随着“哐当”一声，我的身体重重地向前倾倒。我本能地朝对面的他伸过手去，但他却向后一缩，身子紧贴在椅背上，生怕我撞了他。我的前胸猛地磕碰到小茶几上，生疼。他若无其事地看了我一眼，移开了目光。我赶紧把头转向窗口，怕眼泪掉下来，叫人家看见了难为情。唉！谁让我这穷山区的孩子从没坐过火车呢。

火车飞快地前进着。那鸣叫声、那气势、那隆隆的行驶声，宛如一条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巨龙，让我产生出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惊喜和激动来。火车的窗户，更像一台大彩电画面，不停地变幻出山峦，水波、树木、房舍和人物、动物这些图画。我迎来送往，只觉得眼睛不够用。心呢，也似乎被火车巨大的力量推动着，飞到了最前面。

车厢里的人，个个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的样子。只有带我上火车的这个江儿，睁着大大的眼睛，头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行李架发呆。“他在想什么呢？”当我注视他时，他感觉到了，忙忙冲我一笑，很窘。以后，就又陷入沉思，脸上不再有什么表情了。好像不是情侣，而是同行的陌路人呢！

我想。也许他是累了吧？我不再埋怨，也就不说话，头靠着窗框，想象着将要看到的幸福与美好的前景。

三天后，火车停靠在上海站。我和他迈着肿胀的脚，走下月台。脸上也因为车到终点站而舒展出笑容来。

上海，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从学校课本中走到真实的地方，从山城小镇来到这国际大都市，我的心啊，多么激动！我天真地想着，要是父母姐弟知道我现在到了上海，他们会怎样地高兴啊！

我站在大街上，看闪烁的霓虹灯勾勒出高楼大厦的轮廓。方形的、菱形的、多边形的、椭圆形的屋顶伸向蓝蓝的夜空。五彩缤纷的广告屏幕上忽明忽暗、忽隐忽现地展示出许多不知名的商品，叫我眼花缭乱。立交桥上，小轿车、出租车轻捷地跃上又迅速地滑下，交叠行驶，来回穿梭。每家商店里都飘出音乐来，一曲接一曲，没有间断。我的眼前，似乎没有固定的、静止的形象，一切都在流动，就连那些人也或悠闲、或从容、或行色匆匆地从我面前川流不息地走过，我都能闻到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好闻的香气……哦！这就是繁华的大上海！我不知看了多久。

他轻轻地扯了一下我的衣角说：“走吧，赶快回家。”我才从发呆的神情中回过神来，匆匆背上包，跟在他后面到长途汽车站坐去扬州的汽车。

“听说，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你知道有多大吗？”我问。

“不知道，如果步行，也许要一个月才能走完大街小巷吧。”他说。

我小跑着跟着他，他走得太快，那样子不知是厌恶这个

城市，还是嫌我说话太多，我便不多讲。我想，凡是城市都大同小异，其共同点就是文明、繁华、卫生；其小异之处或许就是饮食、语言、习俗的不同吧。

我们离开上海往家赶，客车经过七小时的行程，在扬州江都县的一个村庄旁停下，他把我摇醒说：“快，下车了，下车了，到了。”我蒙蒙眈眈地回过神来，一把抓起包就下了车，客车又扬起一阵尘土匆匆驶去，洒下了难闻的汽油味。

晨曦，鸟儿在四面的树丛里欢叫，清风习习地拂来，把我的倦意吹散。我向前方，向远处看过去，江苏农村的房舍都很整洁，绿水青山，风景秀丽，我在心里轻轻哦了一声，真好！

脚下，是一条通向村里的平平的石子路，小路的两边长满了密密匝匝的芦苇，芦苇半掩着一条清澈的河，走在这条路上，别有一番情调。到河边洗了一把脸，洗去了好多疲倦。伸个懒腰环视四周，发现每个村都有这样的石子路，沿着这条石子路我紧跟着他向村里走去。

转了两个弯，就先看见了长江，江面宽阔，眼前豁然开朗，精神也为之一爽。多少次书上、梦里见长江，此时长江就在眼前了！我顿时欢呼跳跃着奔向江边，那波澜壮阔的长江，使我的心肃然起敬，为终于看到长江而兴奋不已。

他的家就在江边上，一间陈旧而矮小的房子。特别是那用几根木条搭起来的小尺窗，还用钢筋做成窗条，不伦不类的，让人联想到似乎是建在江边的古式监狱，我感到很好笑。我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走进陈旧的小屋，他大声地叫“妈，妈——”无人应，又叫“爹，爹——”声音有些激动，家里仍没有人。

我刚坐下，门口便探出几颗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小脑袋，几双溜溜直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很和气很喜爱地向他们招招手，他们却呼啦一下子都跑光了。

他说：“坐下来吧，我先去打点水给你洗洗脸。”

“最好是能洗个澡。”我感到全身都被灰尘包裹着。

“先洗个脸，吃点东西吧。”他说完，拿个盆就到河边打水去了。门口的那条河很清，杨柳垂到岸边，非常美丽。

我打量这房子，阳光从房顶的缝隙里射进来，斑斑点点地洒在屋内陈旧杂乱的农具、竹床、木箱木柜上，一切显得那么的衰败贫寒，开开后门，一股鸡腥臭味迎面扑来，难以忍受。这房子建在这清水河旁，大煞风景。我开始想，他那坐落在码头岸边的八间楼房也许离这儿不远吧？

他开始收拾东西，一点不像要带我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样子。我的心有点紧张起来，不太相信地问：“这就是你的家？”

“是的，住了好几代人了，老房子了。”他小心地回答，眼神慌乱。

“那你家的新房子呢？”我紧盯着他的眼睛。

他一阵沉默，像一根木头立在墙边，眼睛望着脚尖，极其窘迫的样子。

我感到背心升起一股凉意，希望我的预感不是事实。

“你到底说话呀。”他的嘴动了动，始终没说一句话。我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我一下子跌到冰窟窿里，一股被欺骗的愤怒像火焰一样窜上心头。我吃惊地看着短短几天内变得陌生而可怕的他，把换上的拖鞋狠狠地扔在一旁，穿上自己的凉鞋，冲出大门，决定离开这个地方，越快越好，受骗的心里充满了屈辱。

几乎同时，他惊恐而焦急地拉着我的手，一脸哀求的表情，他刚想说什么，门外就响起了一个略带沙哑的大喉咙：“江儿回来啦？”

话音刚落，人就出现，是他的母亲。个头很矮的一个女人，衣着又旧又皱，有些灰白的眼珠带着喜悦的笑意。她操着一口地道的扬州方言，很热情很客气地说：“哎，江儿，让姑娘站着干什么，快坐下，坐下，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去。”说完话，眯着眼睛把我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打量了一番，我看见她的母亲每一条皱纹都在笑。

他说：“妈，她不肯在我家，她要走。”声音很小，并且带着明显的颤抖。

刹那间他母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站在墙边，竭力把头仰得高高的，看不见他的眼睛，只有他的脖子一动一动的，好像在使劲咽口水，使劲地忍住泪水，那样子非常难过。

他母亲拉起我的手，对我说：“姑娘！我家里穷了点，但是，我们会对你好的，我家江儿老实，心好，不会一辈子穷的。”她的手粗糙极了，像两把刷子来回刷我的手。灰白的眼睛滚出来两滴眼水，我感觉到那两滴浑浊的泪水辣辣地通过手背刺进了我的心里。

老实？老实怎么骗人？我厌恶怨恨地看着站在墙角的他。他双手不停地交叉着，来回搓着，是炎热的夏季，可他却像是站在寒风中，瑟缩着。我越看越气愤，抓起我的小包毅然要走，我不愿同情他，我觉得自己像被他用一块漂亮的花布蒙上眼睛带过来似的。女人最怕的就是被欺骗。

他和他母亲惊恐而绝望，忙一人拉起我一只手，江儿声泪俱下地说：“留下吧，我错了，我不该骗你。你看，我们村

很多人都住上楼房了，我也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你只要原谅我，让我怎么办都行。”他母亲双手握着我的另一只手，哽咽着：“姑娘！就留在我家吧，你要是走了，像我家这种条件，江儿怕是要不到人了，我家粮食够吃的。”

粮食够吃？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是为吃粮食吗？可笑、可叹！

他母亲说：“姑娘，你先坐下沙！我去弄点吃的东西。”她用袖子、围裙擦着眼睛，很伤心似的走了。江儿轻声地，焦急地在我身边说了许多话，我脑子里嗡嗡响，听不清也不想听。很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一节，自己很后悔，那时我可以一走了事的，放我换洗衣物的小包也紧紧地攥在手里。可那时的我，脚像生了根，长在地上了，拔不出也挪不开。只觉得心里空了，前胸和后背要贴到一起去了。脑子里轰轰的不作主。有一会儿，我想叫、想喊，可发不出声来。想哭，却眼泪不来。只有口干舌燥，嗓子眼里像火烧那样的疼。

他靠近我，轻声焦急地说了很多话，无非是他怎么爱我，想要我，可家穷，没钱，只能把我先诓出来再说。翻来复去就是这些话，还一副可怜样，仿佛他才是个受了委屈的伤心人。那时候我对他的怨恨已经退居第二位，我满心的看不起他，最后爆发出一句：“我不要听！”吼完我就冲出门外。

他紧追在后面，我突然停住脚步，回去用手指着他说：“你不许走过来！”他还是不听，我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句地叫道：“让我出去走走！我要想想！”他这才一步步退回去……以后，每当想起这一幕，我跳出自己看，一定和疯子没二样。

我沿着江边的堤坝走着，看到这个小村被清河、田野绿

荫包围着。远远地从堤坝上看他的家很美，门口有清清的小河，青青的杨柳，还有青青的一片芦苇。柳树上的知了一个劲地叫，在我听来都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我脚下的这个高堤，是用泥土堆起的两米左右高的河坝。河坝的表面平展展的铺着碎石子，实际上既是拦河的堤岸，又是通向集镇的路。可见这里的农民既勤劳又聪明，懂得物尽其用的道理。人站在堤岸上望长江，江面更加壮阔。对岸的江边有一溜隐约可见的村庄、渡口和船只的轮廓，近处江中的船排着队向前行驶，突突突的马达声，拉得长长的汽笛声，荡在江面上。

“那是拖船，像火车一样，用一个船头就可以带动一批船只。”他是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身后的，我不知道。这时，我的面前漂过来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那是渔船、那是客轮，看，那一条是油船，它后面的是拖泥船。”他很殷勤地讲解着，像导游一样。

我在江边的一块平板石上坐下来，把脚伸进江水里，不说话，只呆呆地看着南来北往的船只，伤心的是，没有一只能把我载回故乡了！

二 故乡情事

我出生在云南东部高原的一个小城镇上。站在高坡上举目远眺，屏风似的群山连绵起伏，望不见尽头。白云悠悠地停在峰岚，或者就缠绕在山腰，情意绵绵，总也舍不得飘走似的衬托得山色更加苍翠、青葱。小时候，我和姐姐妹妹，邻居家的女孩子常常到林子里去采蘑菇，累了，就一起躺在山

崖上的大松树底下说话儿。这时候，我们随便一伸手能采到各色鲜花。于是，一面编成小小的花环，一面想象着山外面的世界，想象着大山外面的女孩子是不是也盼着到我们这山花烂漫的云南来。

有时候，从山底下传来一两声汽车喇叭声，我们不约而同地惊跳起来，奔到高坡上，从山的豁口往下看，那是一辆老掉牙的大客车，老牛喘气似的，慢慢地爬上山道，转弯了，半晌又从另一个拐角出现了，只是车身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唉！哪天我们也坐上这汽车，到山的那边去看看才好呢！”小姑娘们向往着说。

矿山毕竟是矿山，一切都显得寂寞、单调。我们这些矿工的小儿女们，心都大大的，盼望着有朝一日能飞出去。人心就是这样，越是看不到的越想看，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得到。

天渐渐黑下来，星星眨眼了。山下，父亲和兄长们帽子上的矿灯亮了，闪闪烁烁的，那是催我们归家的信号。我们暂时收起想象的翅膀奔回家中，那里，有滚烫、鲜香的米线在等着我们呢！

有电视看的那年是小学四年级吧。爸爸矿上工会主席把会议室腾出来，购买了一台彩电来丰富矿工们的生活。这给枯燥的小山坳带来了很大的乐趣。那些单身汉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但又几乎是一律的三点式，即从矿井到宿舍，再端着饭碗到电视室。

星期六晚上，孩子们总是把电视室挤得满满的。那时在我眼里，觉得市长都不算是很好的职业，反而是这个每天负责放电视的人才是最风光的，这个职业才是最好的，我甚至

还幼稚地想：长大后要做专门放电视这个工作。

记得一个寒假，快过春节了。单身汉们大多放假回家探亲，我们整天都泡在电视室里，儿童剧和动画片像钩子一样勾着我们的心。大人们忙着置办年货，根本顾不上我们，中午，我们跑回家用脏兮兮的小手抓一块年糕几只酸角又跑回电视室。整个假期我们尽情地看电视，男孩子学着舞弄拳脚，女孩子学会了手拿竹节子做的话筒唱歌，真是快活极了。

从开学的那一天起，父母就不允许我们去看电视了，假期里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内容已渐渐从心上淡忘，唯有一次放的专题片《中国大地——江苏》使我记忆犹新。我曾经在地理书上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一些江苏的概况，但毕竟没有身临其境，所以，老师在讲到江苏的时候，犹如在讲天上的事，遥远而神秘。自从电视上播放了以后，长江、平原、古城、大船，就时时从我心里流过，使我心往神驰。特别是从飞机上拍摄的那个镜头，秀丽富庶的江苏便深深地烙进我的心里，我想，我长大后一定要到江苏去。

有了这份心绪和愿望，矿山小镇就显得更加寂寞了。但是走进教室却又有一种歉意和内疚之感，因为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家乡，而我却爱上了江苏。

我们家兄弟姊妹六人，母亲在文革期间精神受到刺激后，长年体弱多病，就靠老黄牛似的父亲吭哧吭哧地挑起生活的重担。

有一天父亲劳累过度，东倒西歪、有气无力地跨进家门，我痛苦极了，连午饭也吃不下去，跑到房屋后面的那座大山上，躺在树下，双手枕着头，苦苦地想能有一个好办法助我爸爸一臂之力就好了。可什么办法也没有啊！想到这里，我

觉得满山的野花也不如往常那么美了。一片黄黄的树叶掉在脸上，干枯得像爸爸那疲惫苍老的脸。我要能和爸爸一起干活，就好了。哎，退学！干脆退学吧。这个想法一闪过，我自己惊得一下子坐了起来，退学？！多么伤心的事。可是不退学，弟妹们就得失学，爸爸就会累垮。矛盾呵，真正矛盾极了，痛苦呵，也真正痛苦极了。

白云大朵大朵地倒挂在天空，沉甸甸像要坠下来似的，整个心儿压抑至极。我躺在草地上，翻来复去，身上沾满了碎草落叶，我被痛苦的选择折磨着。

“琼儿——琼儿——”爸爸的声音从山脚下传来，苍老无力，我站起来迎着爸爸的喊声走去。

来到学校，我竭力装作一点儿也不可怜的样子对班主任老师说，我要退学。那时我的班主任也要调走，没有太多的心思和热情来关怀和理解我，所以我下午就顺利地退了学。

小城镇还是那个小城镇，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但因为我的退学似乎显得空旷了许多。

我若有所失，在街上慢慢绕着，直到很晚才回到家里。母亲依旧躺在床上，脸上苍白得厉害。爸爸上夜班去了，弟妹们各自在昏暗的灯光下做作业。我默默地走进房间，轻轻地躺在那张用旧木板搭起来的小床上，眼泪在被子里止不住地流淌着。

爸爸下班后，知道我背着他就退了学，想向我发火但他忍住了，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有说，握紧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他自己的腿上。

说服、安慰了伤心的爸爸妈妈，背起简单的行囊我就到省城去找工作了。临行前爸爸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坐在

一旁的小凳子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劣质香烟，妈妈找出了衣柜里最厚实的两件衣服。他们千叮咛万嘱咐，我从来没有听过母亲说这么多的话，也没见父亲抽过这么多的烟，令人伤心的空气凝固在小小的房子里。

有拉矿的车夜里送矿石到省城，父亲跟人家说了一大堆好话，才让我乘坐那辆车。车开了很长时间，仍能看到家后面最高的那座山。那天夜里天特别黑，我几次回头看我的家，昏暗的灯光从小屋里透出来，仿佛是父母关注的眼睛。我默默地在心里说：妈妈，爸爸，我到了省城一定好好做工，早一点苦钱回来贴补家用。

三 昆明之恋

省城很大，条条路似乎都很相似，站在市中心，第一次出门的我感到茫然了。我只有在太阳落山或升起的时候才能辨认出方向来。可是我不能等呵！现在寻找工作，是第一位的，干脆，就顺着大路走吧！现在我最需要看到的就是“招工启事”这四个字。可是大街上的各种店里，都是些漂亮大方的女服务员，都画着弯弯的眉毛，涂着红红的唇膏，挺着高高的胸脯，像电视里的那些美人儿。我竟忘了自己是找工作来的，直到一个买香烟的大胖子从我面前走过，我从柜台的大镜里看到自己拎着大布包的模样儿，这才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大街上没有要小工的，我开始心慌起来。在小巷子里东走西绕的，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因为太阳就要落山了，虽